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A卷

童年

tóng nián

青少版·插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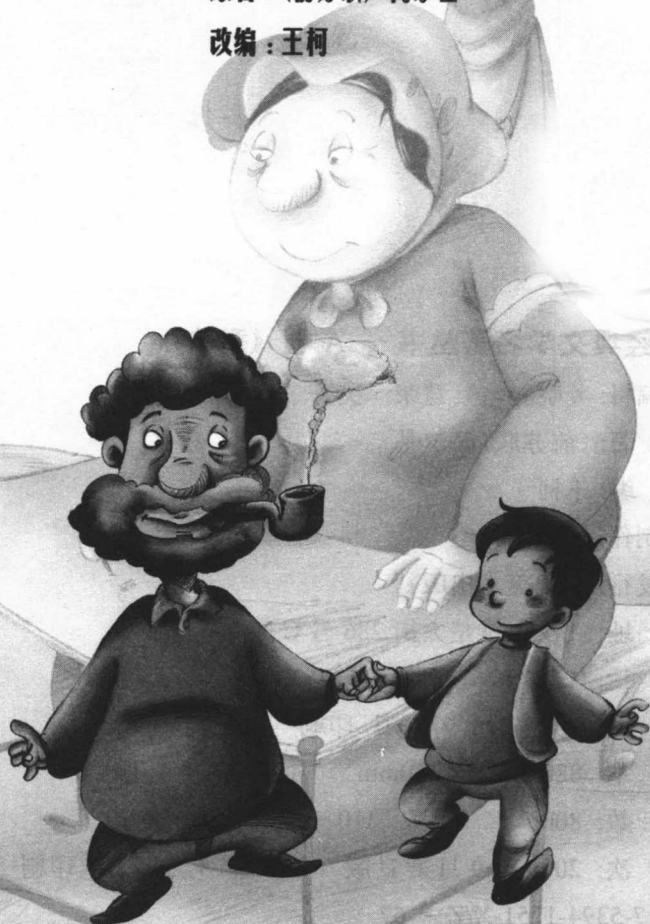
湖北美术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 A 卷

童年

原著：(前苏联) 高尔基

改编：王柯



湖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 / 雪梅工作室改编. —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5.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A 卷)

I. 童... II. 雪... III. 图画故事—中国—当代 IV. I2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1946 号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 A 卷 《童年》

责任编辑: 姜晓鹏 蔡慧荣 吴开

原 著: (前苏联) 高尔基

改 编: 王柯

设计制作: 雪梅工作室

出版发行: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86 号 C 座

电 话: (027) 87679522 87679529 邮编: 430070

印 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 / 32 印张: 6

印 数: 8000 字数: 110 千字 彩插: 12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4-1751-X/Z · 67

定 价: 109.00 元(全套十册) 本册定价: 10.90 元

童年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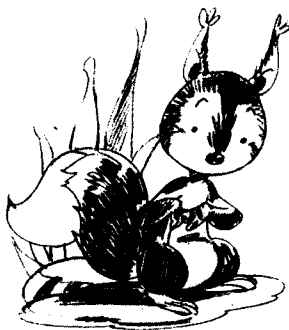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到新城去	1
第二章	第一次挨打	14
第三章	茨冈的死	29
第四章	染坊失火	46
第五章	回忆往事	56
第六章	家庭纷争	69
第七章	不同的上帝	75



童年

第八章 珍贵的友谊·····	82
第九章 彼得大叔·····	99
第十章 母亲归来·····	117
第十一章 讲述我的父亲·····	135
第十二章 母亲再婚·····	152
第十三章 母亲的死·····	171
后 记·····	185





第一章

到新城去

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光线很暗。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穿着一身白衣裳，身子显得特别长。他光着双脚，脚趾头奇怪地张开着；一双手安静地放在胸前，手指也弯曲着；那双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着，像两枚铜钱盖在上面。他脸色发黑，十分难看地龇着牙，让我感到害怕。

母亲半裸着上半身，下半身只穿了一条红裙子。她跪在父亲的身旁，为父亲梳理着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一直梳到后脑勺。母亲的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嗓音变得低沉而沙哑，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从红肿的眼睛里流出来。

外婆长得胖胖的，有一颗大脑袋，一双大眼睛，鼻子上的肉松软软的，让人感到十分好笑。她穿着一身黑衣服，全身软绵绵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的，十分招人喜欢。她拉着我的手，全身哆嗦着，不停地哭，一边哭一边把我推到父亲的身边。我十分害怕，躲到外婆的身后，不敢出来。

外婆不停地对我说话，但是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快去跟你爸爸告别吧，你再也见不到他啦，他这么年轻就去世了，去得太早了……”

我以前得过一场重病，生病期间，父亲照料着我，他总是很快乐的样子。后来，他突然不见了，换成了外婆这个奇怪人照顾我。

“你是从哪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说：

“从上游，从尼日尼来的呀，不过，我可不是走着来的，是乘船来的。水上可不能走，小傻瓜！”

这话真让我觉得既好笑，又莫名其妙：我家楼上住着一些大胡子的波斯人，而楼下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脸色发黄的加尔梅克老头，以卖羊皮为生。他完全可以骑在楼梯的栏杆上往下滑，要是摔倒了，就翻着跟头下去。这件事我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跟水有关系吗？真是好笑，说个话乱七八糟的。

“为什么叫我傻瓜？”

“因为你乱说话。”外婆笑着说。

外婆说话亲切、风趣，像唱歌一样。从她来的第一天起，我就和她成了好朋友。现在，我真想让她马上带我离开这间小屋。

母亲不停地流着泪，大声地哭喊着，让我十分忐忑不安。我第一次看见她变成这样，她平时很严厉，也很少说话，身上的衣



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头发也梳得整齐光滑。母亲的个头又高又大，身子骨硬朗结实，一双大手很有力气。但是现在，她全身浮肿，头发衣衫都凌乱不堪。原本梳理整齐的头发，现在有一半披散在赤裸的肩上，而另一半编成辫子的头发晃来晃去，不时地碰到睡着的父亲的脸上。我在房间里站了很久，母亲看也没看我一眼，只顾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头，抽抽噎噎地哭个不停。

几个穿着黑衣服的乡下人和一个警察，不停地往屋里看。那个警察生气地喊道：

“快点收拾！”

窗户上挂着一条深色的披肩，被风吹得鼓了起来，像船帆一样。从前有一次，父亲带我去乘小帆船游玩，天上突然打了一个响雷，把我吓了一跳。父亲笑着用双膝紧紧地夹住我，喊道：

“别害怕，葱头儿，没事儿！”

我忽然发现，母亲正费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但立刻又倒了下去，仰面倒在地上，头发散了一地。她的脸由苍白变得铁青，紧紧地闭着双眼，用可怕的声音说：

“把门关上，阿廖莎——走开！”

外婆推开我，跑到门口，喊道：

“乡亲们，不要害怕，看在基督的分上，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是要生孩子，我求求你们啦！”

我躲在箱子后面的黑暗的角落里，从那里看见母亲躺在地板上，不停地扭动着身子，呻吟着，把牙齿咬得“吱吱”响。外婆在她身边爬来爬去，用亲切而喜悦的声音安慰她：

“为了圣父圣子！忍着点，瓦里娅！圣母保佑……”



• SHIJI JINGDIAN WENXUE MINGZHU CONGSHU •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我害怕极了，她们在父亲身边爬来爬去，不时地碰触着父亲的身体，可是父亲却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外婆和母亲在地板上折腾了很久，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来，又倒下去。外婆像一只柔软的大黑球，不时地冲出门外，又跑进来。后来，忽然在黑暗中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感谢上帝！”外婆说：“是个男孩！”

接着，外婆点亮了蜡烛。

我可能在屋角睡着了，以后的事什么也不知道了。

一个阴雨天，在墓地的一个荒凉的角落，我站在滑溜溜的小土丘上，看着人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积了水的坟坑里，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跳上了黄色的棺盖。

我，外婆以及浑身湿透的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的乡下人，站在父亲的墓前。温暖的雨点像小珍珠似的，散落在大家身上。

“埋吧。”警察向一旁走开，说道。

外婆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哭了起来。两个乡下人，弯着腰，向坟里填土，坑底里的水被打得“啪啪”响。爬上棺盖的青蛙跳了下来，开始往穴壁上爬，很快就被土块打落到坑底了。

“走吧，阿廖莎。”外婆抓住我的肩膀说。我轻轻地挣脱了她的手，不愿离开。

“你也真是的，上帝啊！”外婆不知是在抱怨我，还是上帝。她低着头，默默地站在那里。墓穴已经被填平了，她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啪、啪”地拍着土，发出很响的声音。这时，刮起一阵大风，把雨刮走了。外婆拉着我的手，穿过一排排



的十字架，向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怎么不哭呢？”出了教堂的围墙后，她问我：“你应该哭呀！”

“不想哭。”我答道。

“不想哭，这可不行。”外婆轻声对我说。

我一直很奇怪，从小我就不哭，即使哭也只是因为受委屈才哭，从不为疼痛哭。我哭的时候，父亲总是嘲笑我，母亲却严厉地训斥我不准我哭。

后来，我们乘坐一辆马车，行驶在宽阔却又肮脏的大街上，街两旁的房子是暗红色的，我问外婆：

“那两只青蛙能爬出来吗？”

“爬不出来了，”外婆回答：“愿上帝保佑它们！”

不论父亲，或是母亲，都没有这么亲切而又频繁地提到上帝。

几天以后，外婆、母亲和我搭上了轮船，坐在一间小小的船舱里。我那位刚刚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他全身裹着白布，外面扎着红带子，放在船舱角落里的小桌子上。

我趴在包袱上，向窗外望去。窗外，浑浊的河水，不时地翻起浪花，拍打在窗玻璃上。我害怕地从包袱上跳到了地上。

“别怕。”外婆说着，轻轻地抱起我，又一次把我放到包袱上。

远处有一片黑色的土地，不一会儿便在河面上的大雾中消失了。周围的一切都在不停地颤抖着，只有母亲把双手放在脑后，靠着舱壁，一动不动地站着。她脸色发青，闭着双眼，不说一句话，仿佛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连身上穿的连衣裙也让我感到陌





生。

外婆不止一次地轻声劝她：

“瓦里娅，你多少吃点东西，好吗？”

母亲沉默着，依旧一动不动。

外婆跟我说话，总是轻声细语。同母亲说话声音要高一些，但却是怯生生的，而且话说得很少。我感觉她好像害怕母亲，这让我与外婆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生气地大喊：“水手在哪里？”

母亲的话好奇怪，让人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走进来一个体格健壮、头发灰白的男人，他穿着一身蓝衣服，拿着一只小木匣。外婆接过木匣，把弟弟的尸体放进去，整理好后，便托着木匣向舱门走去。外婆的身体太胖，只能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小的舱门，这让她有点不知所措地停在门口。

“妈妈。”我母亲喊了一声，从外婆手中夺过小木匣。她们俩一块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船舱里，我仔细地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

“是小弟弟死了吗？”他弯下腰问我。

“你是谁？”

“水手。”

“萨拉托夫呢？”

“是个城市的名字，你往窗外看，呶，就是那个城市！”

大地在雾中慢慢地移动着，那些峭壁在雾气中，看上去好像是刚从热气腾腾的大面包上切下的面包片。

“我外婆去哪儿了？”



“埋外孙去了。”

“是把他埋在地下吗？”

“是啊，不埋在地下还能埋在哪里呢？”

我告诉水手，在埋葬我父亲时，有两只青蛙也被埋到了地下。他把我抱起来，亲亲我。

“唉，小弟弟，你现在什么也不懂！”水手说：“你不应该去可怜青蛙，上帝会保佑它们！你应该可怜你的母亲，你看她多伤心呀！”

船在头顶上呜呜地响着，还长啸了一声。我事先知道，这是轮船在拉汽笛，因此并不害怕。但是，水手急忙把我放在地上，边往外跑边说：

“得快点跑。”

我跟着水手跑出了船舱，在半明半暗的狭小的过道里看不到一个人。我向上望去，看见很多人提着包袱正在下船。我想，我也应该下船了。

我跟着一些男人走到从船舷架到岸上的跳板前时，人们都冲着我喊起来：

“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人们开始拉我，抚摸我，把我推来推去。终于，那位头发灰白的水手来了，他把我抱起来，解释说：

“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自己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把我抱进船舱，放在包袱上走了。临走时还吓唬我：

“再往外跑，我就打你。”





头顶上的喧闹声渐渐平静下来，轮船也停止了颤抖，已经不在水上发出声音了。一堵潮湿的墙挡住了船舱的小窗，船舱里变得黑糊糊的，闷得我透不过气来，包袱似乎也膨胀起来了，挤压着我，让我感到十分的害怕和难过。她们是不是把我一个人永远地留在了这艘空船上了？

我来到舱门前，却无法把门打开。我拿起一只装牛奶的瓶子，使劲朝门上砸去。奶瓶碎了，牛奶泼湿了我的双脚，灌进了我的靴子里，门还是没有打开。

由于失败，我非常气愤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便睡着了。

我醒来时，轮船又响了起来，不停地颤抖着，窗户也重新变得明亮了。外婆坐在我身边梳头，她皱着眉，小声地嘟囔着什么。她的头发很多，密密麻麻地盖住了她的双肩、胸脯和膝盖，乌黑的头发一直拖到地板上。她用一只手捉住头发，另一只手拿着一把缺了齿的梳子，使劲地塞进头发里，费劲地梳着。

今天，外婆好像在生气，但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她仍用轻柔的声音回答：

“是上帝在惩罚我吧！上帝说，让你长一大堆头发，让你不停地梳！年轻时，我还为这么多的头发得意呢，现在可恨死它们了。好啦，你睡觉吧，现在还早呢，太阳才刚刚起身……”

“我不想睡觉！”

“那也好。”外婆同意了。她一边编辫子，一边不时地朝长沙发那边看看。母亲仰躺着睡在那里，身子挺得直直的。“你昨天是不是把奶瓶打碎了，小声告诉我！”

外婆讲话好像唱歌一样，清新而动听，一字一句在我的记忆



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笑的时候，眼睛里迸出快乐的光芒，让整个脸庞都显得年轻，有光泽。

外婆来之前，我仿佛一直躲在黑暗中。她的出现，把我领到了光明的地方，使我仿佛看到了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她很快成了我终身的朋友，成了我最贴心的人。她对这个世界无私的爱，让我感到充实，也在我艰难的岁月里，给了我坚强的力量。

四十年前，轮船行驶是很慢的。我们在去新城的路上走了很久，以至那些美丽的日子至今还在眼前。

每当天气晴朗时，我和外婆待在甲板上，看着秋天给伏尔加河两岸镀上了一层金色。灰色的驳船随着火红的轮船逆流而上，不慌不忙慢吞吞地行驶着。两岸的城市、乡村、周围的一切不断地变换着新的景象，远远看上去像画一样美。

“你看，好美的景色啊！”外婆高兴地在甲板上跑来跑去，不停地对我说。

她站在甲板上，眼里闪着泪花，出神地欣赏着河岸上的景色，连我在她身边也忘了。我拉了拉她的绣花黑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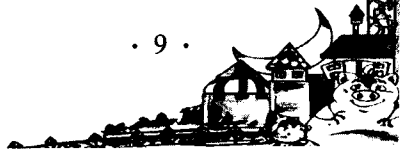
“啊？”她抖了下身体说：“我好像做了一个梦。”

“你在哭什么？”

“亲爱的孩子，我哭是因为我高兴，也因为我老了。”外婆微笑着说：“你知道，我这个老太婆，已经活了六十个年头了。”

她闻了一会儿鼻烟，便开始给我讲一些稀里古怪的故事，有善良的强盗，有圣徒，有各种各样的野兽和妖怪。

外婆给我讲故事的时候，声音轻轻的，神秘地俯下身子，直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勾勾地望着我的眼睛，像是要给我心里注入一种振奋的力量。她讲故事很动听，故事说得很顺溜，听她说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我每次听完后，总是请求她：

“再讲一个吧！”

“好吧，再讲一个：有一个老头坐在炉灶底下，一根面条扎伤了他的脚，他来回晃着，哼哼唧唧地喊道：‘哎哟哟，小老鼠，好疼哟；哎哟哟，大老鼠，我受不了啦！’”

外婆抬起一只脚，用双手抱住，悬空地把脚摇晃着，脸上的五官全皱在一块，仿佛她真的疼得受不了似的。

旁边站着的水手们，听得哈哈大笑，不停地夸外婆讲得好。他们也请求说：

“老婆婆，再讲一个吧！”

接着又说：

“走，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吃晚饭时，水手们请外婆喝伏特加酒，请我吃香瓜和西瓜。不过，这一切都是悄悄的，因为船上有一个非常严厉的人，他不准船上的人吃瓜果，谁吃就夺过去，扔到河里。这个人穿得像警察，制服前面有一排铜纽扣，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船上的人都害怕地躲着他。

我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她总是远远地躲着着我们。她一直沉默不语，脸色发青，浅色的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每次回忆起母亲结实有力的身体时，总觉得她身上好像笼罩着一团透明的云彩，那双灰眼睛冷漠地望着一切。

有一次，母亲严厉地对外婆说：



“人家都在嘲笑你，妈妈！”

“上帝保佑他们！”外婆毫不在乎地回答：“让他们嘲笑吧，让他们笑个够才好呢？”

到新城时，外婆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她拉起我的手，来到船栏旁，大声喊道：

“快看，那就是新城。上帝呀！你看，多美的地方；你看，那些教堂，好像都是在悬空着。”

外婆含着泪央求母亲：

“瓦里娅，你也过来看看好吗？你看了会高兴的，你大概把这里忘了吧！”

母亲的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轮船停泊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对面的河中心，河面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一只载满人的大木船朝轮船划过来，船工把钩竿挂在大轮船上，放下了跳板。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了轮船的甲板，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的老头，他穿着黑色的长袍，鹰钩鼻，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长着赤金色的发须。

“爸爸。”母亲用低沉又响亮的声音喊了一声，就扑倒在老头的怀里。小老头立刻用双手抱着她的头，抚摸着她的脸，尖声喊道：

“傻孩子，怎么啦！哎哟哟，瞧你，唉，你们这些人呀……”

外婆转来转去，转眼间就把所有的人都拥抱和亲吻过了。她把我推到众人面前，给我介绍米哈伊尔舅舅，雅科夫舅舅……娜达丽娅舅妈，同名的两个表哥萨莎，还有表姐卡捷林娜。

外公问她：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你好吗，老婆子？”

外婆同他亲吻了三下。

外公把我从人堆里拉了出来，摸着我的头问：

“你是谁呀！”

“我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是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说什么？”外公转身问我母亲，还没等我母亲回答，就推开我，说：

“颧骨长得像他爸爸……全都下船吧！”

下船以后，我们一群人沿着一条鹅卵石铺的小道向山坡顶上走去，小道两旁长满了枯黄的野草。

外公和母亲走在最前面，他的个头只达到母亲的肩膀下面，步子又小又快。两个舅舅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米哈伊尔舅舅一头黑发，个子和外公一样矮小，雅科夫舅舅却是一头浅棕色头发。一块的还有几个穿着连衣裙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六个孩子的年龄都比我大，很文静，不爱吵闹。我跟外婆和身材矮小的娜达丽娅舅妈一块走。娜达丽娅舅妈面色苍白，挺着大肚子，走走停停，不断地喘着粗气，低声说：

“哎哟，我走不动了。”

“他们让你来干什么？”外婆生气地埋怨着：“真是一家子蠢货！”

这些大人和小孩，我都不喜欢，感觉自己在他们中间好像是个外人，甚至连外婆也失去了从前的亲切，和我疏远了。

我特别不喜欢外公，感觉他好像是我的敌人，于是我处处留心他，对他怀有一种恐惧的好奇心。